

黑桃皇后

The Queen of Spades

[俄] 普希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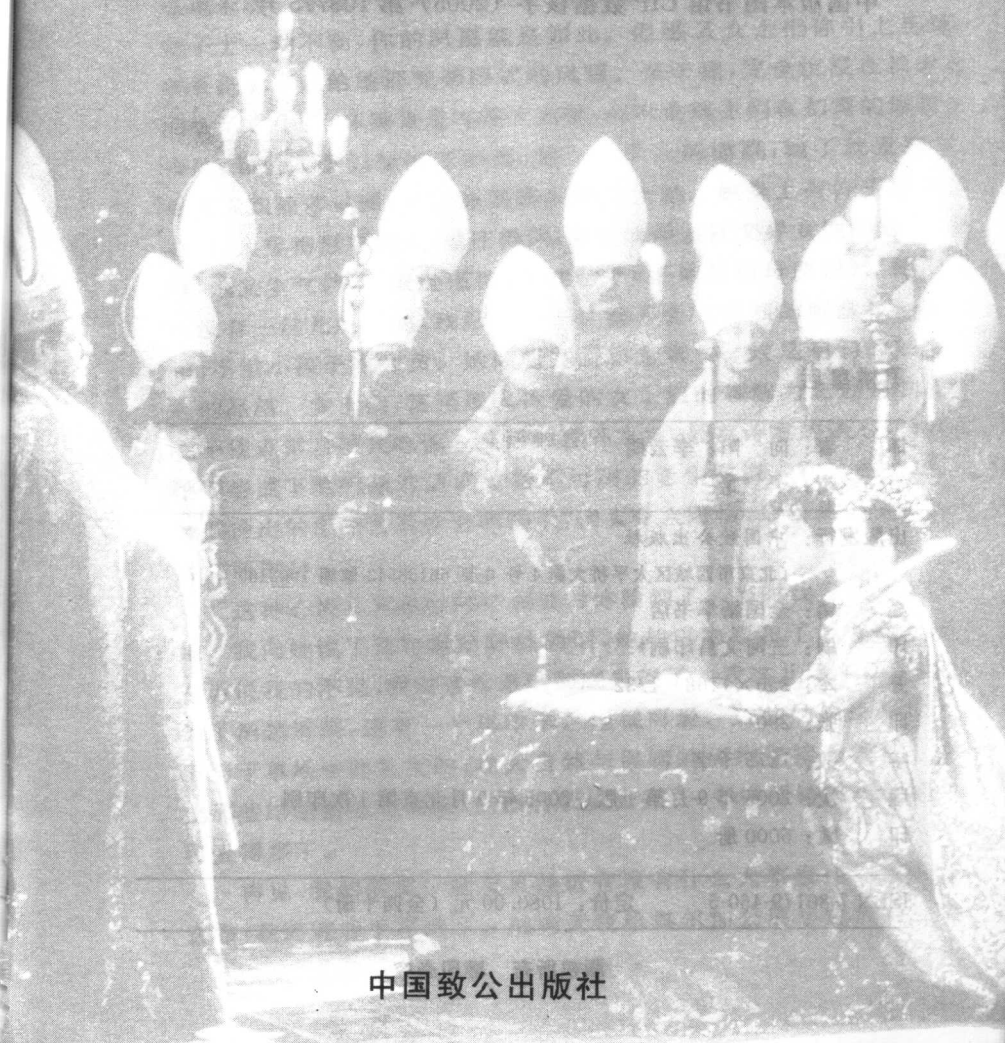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黑桃皇后

МЕТТА ОЛЬГА АНГЕЛОВА

[俄] 普希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桃皇后 / (俄罗斯) 普希金著; 向阳, 李云朋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黑... II. ①普... ②向... ③李...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75 号

黑桃皇后

译者: 向阳, 李云朋

责任编辑: 子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0

字数: 7275 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国诗歌史上史无前例,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1818)、《自由颂》(1817)、《致西伯利亚囚徒》(1827)等,又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和《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十几篇叙事长诗,其中最主要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1822)、《青铜骑士》(1833)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35)。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1831)以及关于普加乔夫白山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

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专制制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贵族的生活道路问题和农民问题,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如“多余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和农民运动领袖。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文学形象的塑造,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前进,有利于唤醒人民,有利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和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黑桃皇后》是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作品,它描写了彼得堡上流社会各色赌徒的生活。青年军官赫尔曼为追寻一赌就赢的秘诀,故意去追求掌握此“秘诀”的伯爵夫人的养女丽莎维塔。但他没有因此得到“秘诀”,却意外地吓死了伯爵夫人。最后,已被吓死的伯爵夫人神秘出现,将“秘诀”告诉赫尔曼,赫尔曼却在赌局中违反“秘诀”规

则，因赌场失利而发疯。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普希金的其他几篇优秀作品，如《彼得大帝的黑奴》和《戈琉辛诺村源流考》等，以飨读者。

编者

目 录

导 读	(1)
黑桃皇后	(1)
彼得大帝的黑奴	(23)
射 击	(51)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61)
棺材店老板	(75)
罗斯拉夫列夫	(81)
基尔沙里	(90)
书信小说	(95)

黑桃皇后

—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常常聚集
在一起，
押上——上帝饶恕！
他们的赌注
从五十到一百卢布，
有人赌赢了，
有人用粉笔
勾去输掉的数字。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聚集在一起，
干的就是这件事。

一天，有些人聚集在近卫军骑兵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过尽了，大家坐下来吃夜宵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四点多钟。那些赌赢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些人却失魂落魄地坐在空餐具跟前。但香槟酒送来了，谈话又活跃起来，于是大家又在一起聊天。

“你打得怎么样，舒林？”主人问道。

“输了，跟以前一样。只能承认我运气不好，我没有加过赌注，从来不急躁，谁也不能把我搞糊涂，可我总是输！”

“你一次也没有着魔过吗？你一次也没有押过那张总能赢钱的牌吗？……你的倔强真叫我吃惊。”

“可你瞧瞧赫尔曼！”一个客人指着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从来没有摸过牌，从来没有叫过一次加倍，可总是陪我们坐到五点钟，一直瞧着我们打牌！”

“我对打牌很感兴趣。”赫尔曼说，“但是我不能为了非分之财，把

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做赌注。”

“赫尔曼是德国人：他很节俭，就是这么回事！”托木斯基说，“倘若说还有什么人使我摸不透，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太太了。”

“怎么？你说什么？”客人们都提高声音问道。

“我搞不懂。”托木斯基继续说，“为什么我祖母不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夫人不再赌钱，这有什么好稀奇的？”纳鲁莫夫说。

“这么说，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不了解！是的，一点也不了解！”

“噢，那么您听我说：您知道，我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她是个风流人物。好多人都跟在她后面跑，想看看这个莫斯科的维纳斯，黎塞留热烈追求过她，祖母肯定地说，由于她心肠太硬，几乎弄得他开枪自杀。

“那时夫人们都流行打法拉翁。有一次，她在宫廷里和奥尔良公爵打赌，输了许多钱。祖母回到家里，从脸上揭下美人斑，脱下箍骨裙，对祖父说了她输钱的事，要他把钱付掉。

“我记得，我祖父本来是祖母的管家。他怕她，就像怕火一样，但是一听到她输掉这么一笔惊人的数目，不禁大怒，他拿来账册，向她证明，半年来他们已经花掉五十万，还说在巴黎他们没有像莫斯科乡下或萨拉托夫乡下那样的财产，所以干脆拒绝替她还钱。祖母打了他一记耳光，单独躺下睡觉，表示不喜欢他。

“次日，祖母嘱咐下人把祖父叫来，指望这种家庭的处罚能对他起作用，结果发现祖父仍毫不动摇。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和他讲道理，她想让他觉得于心有愧，就好言好语地对他说，债务也有各种各样，欠公爵的债和欠马车匠的债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用！祖父造反了。不行，没什么可说的！祖母简直走投无路。

“她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你们都听说过圣热尔曼伯爵，他的奇事是那么多，大家都在纷纷传说。你们都知道，他自称是终身漂泊的犹太人、长命水和点金石的发明者等等。大家都笑他，说他到处招摇撞骗，卡桑诺瓦则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奸细，不过，虽然圣热尔曼是个很神秘的人，却仪表堂堂，在社交界中很讨人喜欢。祖母至今还迷恋着他，如果有人说他坏话，她就会生气。祖母

知道圣热尔曼有办法搞到大量金钱。她决定去找他帮忙。她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请他马上到她这儿来。

“这个老怪人马上就来了，正看到祖母愁眉不展、非常悲痛。她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了一通丈夫的野蛮，最后对他说，她只能在他的友谊和感情厚意上面寄托她的全部希望了。

“圣热尔曼沉吟了一会儿。

“‘我能够为您筹措这笔钱，’他说，‘不过，我知道，在您没有还清这笔钱之前，您一定不会安心，而我则不想让您愁上加愁。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您去翻本。’但是，亲爱的伯爵，’祖母回答，‘我跟您说，我根本没有钱。’‘这事不需要用钱，’圣热尔曼说：‘请您听我说完。’这时他向她透露了一个秘密，如果能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

年轻的赌徒们更注意听了。托木斯基吸起烟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到凡尔赛去，在皇后那里打牌。奥尔良公爵坐庄，祖母稍微对他表示了一下歉意，说没有把欠款带来。为了替自己辩解，她还编造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接着便坐在他对面下注。她挑出三张牌，一张接一张下注；三张牌都替她赢了钱，这一来祖母便完全翻了本。”

“这是巧合！”一个客人说。

“神话！”赫尔曼说。

“这牌大概玩弄了什么手法？”第三个接着说。

“我不以为这样。”托木斯基一本正经地说。

“真是怪事！”纳鲁莫夫说，“你有一个祖母，她能连续猜中三张牌，可你至今还没有向她学到这个秘诀。”

“是啊，有什么办法！”托木斯基回答，“她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其中一个：四个人都是不顾死活的赌徒，可她没有向任何一个透露过这个秘密，尽管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坏处，对我也是这样。我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曾向我说过一件事，他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已故的恰普利茨基，就是挥霍了万贯家财、死于穷困潦倒的那个，年轻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是输给佐里奇近三十万。他完全绝望了。祖母对年轻人的胡闹一向是很严厉的，可这一次她倒有点可怜恰普利茨基。她给他三张牌，让他一张一张押，并要他保证以后永远不再赌博。恰

普利茨基到赢他钱的人那里去了。他们坐下来赌钱。恰普利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一下子就赢了，他押了两次加倍，翻了本，还赢了钱……”

然而该睡觉了，已经六点差一刻。

其实，天已经大亮。这些年轻人喝完了杯里的酒，便各自回去了。

一

“您似乎更喜欢那些使女。”

“有什么办法，夫人？她们更鲜艳。”

——社交界的闲谈

某某老伯爵太太坐在梳妆室的镜子前面。她身边有三个使女。一个拿着胭脂盒，一个端着发针匣，还有一个捧着一顶饰有红带子的高包发帽。伯爵太太早已人老色衰，她丝毫不想再打扮自己的姿容，但她还保留着年轻时的习惯，严格模仿七十年代的流行式样，像六十年前一样，煞费苦心地打扮，花那么多时间。靠窗口的地方有一位小姐坐在那儿刺绣，那是她的养女。

“您好，祖母。”一个青年军官走进来，对她说，“您好，丽莎小姐。祖母，我有一件事要求您。”

“什么事，保罗？”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个朋友，礼拜五我想把他带到舞会上来见您。”

“你把他直接带到舞会上来见我，那时候你就能够向我介绍了。你昨天去过某某人那里吗？”

“那还用说！高兴极了，跳舞一直跳到早晨五点钟。叶烈茨卡娅多漂亮啊！”

“咳，我亲爱的！她有什么漂亮啊？她的祖母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太太也像她那样吗？……顺便说一句：我想，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太太，她也很老了吧？”

“什么很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死了七年了。”

小姐抬起头，对年轻人暗示了一下。他这才想起来，他们是对老伯爵太太隐瞒了她这位同年女友的死讯的，于是他咬了咬嘴唇。但是伯爵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在乎。

“死啦！”她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封为宫中女官，我们一起晋见时，女皇……”

伯爵太太又对她的孙子讲起自己的趣事，这件事她说过有一百遍了。

“好吧，保罗。”后来她说，“现在你扶我起来。丽桑卡，我的鼻烟壶在哪里？”

接着，伯爵太太带着几个使女到屏风后面去更衣。托木斯基和小姐留在房间里。

“您要介绍的人是谁？”丽尔维塔·伊凡诺夫娜轻声问道。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吗？”

“不！他是不是军人？”

“是军人。”

“是工兵军官吗？”

“不！是骑兵。您为什么以为他是个工兵军官？”

小姐吃吃地笑起来，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保罗！”伯爵太太在屏风后面叫道，“给我送一本新的小说来，不过不要现代的。”

“那要什么样的，祖母？”

“要这样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并不掐死父亲或母亲，里面没有淹死的死尸。我最怕溺死的人了！”

“如今可没有这样的小说。您不想要俄国小说吗？”

“有俄国小说吗？……送来吧，亲爱的，请送来吧！”

“再见，祖母，我有事……再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您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兵军官？”

托木斯基走出梳妆室。

房间里只剩下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不一会儿从街对面一个屋角里转出一个年轻军官来。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她又拿起手工，低头伏在绣布上。这时伯爵太太换好衣服进来了。

“丽桑卡。”她说，“嘱咐套马车，我们出去玩玩。”

丽桑卡从绣架后面站起来，收拾着手工。

“你怎么了，我的天！是聋了还是怎么的！”伯爵太太提高嗓门说，“嘱咐快点套马车。”

“马上去!”小姐轻声回答,马上跑到前厅去。

一个下人走进来,把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送来的几本书一并给伯爵太太。

“很好!很感谢。”伯爵太太说,“丽桑卡,丽桑卡!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换衣服。”

“你还来得及的,我的天。坐在这儿,翻开第一卷,念给我听……”

小姐拿起一本书,读了几行。

“大声点!”伯爵太太说,“你怎么啦,我的天?嗓子哑了还是怎么的?……等一等,把脚凳挪给我,再近点……好!”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又读了两页。伯爵太太打了个呵欠。

“别读了。”她说,“真是一派胡言!把它送还巴维尔公爵,要谢谢他……可马车怎么啦?”

“马车准备好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探头看看街上,说。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伯爵太太说,“总是叫人等你!我的天。这可叫人受不了。”

丽莎赶紧跑到她的房间去。还不到两分钟,伯爵太太便死命地打起铃来。三个使女一起从一扇门里冲进来,侍仆则从另一扇门跑进来。

“你们怎么都叫不应呀?”伯爵太太对他们说,“告诉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我在等她。”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走进来。

“终于来了,我的天!”伯爵太太说,“怎么穿这身衣服?这是干吗?……向谁卖俏?……今天天气怎么样?看来有风吧。”

“一点风也没有,太太!天很好!”侍仆回答。

“你们总是瞎说一气!把通风窗打开。一点也不错,有风!还很冷呢!卸掉马车吧!丽桑卡,我们不去了,用不着打扮了。”

“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想。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确实是极其不幸的人。但丁说过,别人的面包是苦的,别人的台阶是难登的。除了这个显贵老太婆的苦命养女,还有谁了解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多么悲苦呢?某某伯爵太太的心肠并不坏,这是不消多说的,但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因而十分

任性，她和那些在自己有生之年既不再谈恋爱又和现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老年人一样吝啬，一样养成了冷酷的利己主义的习惯。她参加上流社会的一切娱乐活动，出席舞会。在舞会上，她搽了胭脂，穿着老式服装，坐在角落里，就像舞厅里的一件丑陋而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来客都走到她跟前，向她深深鞠躬，似乎在履行一种明文规定的仪式，此后就没人理她了。她遵守严格的礼节，在家里接待全城的名人，但是认不出任何人的面孔。无数的婢仆在她的前厅和下房里养得肥肥胖胖的，连头发也白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相盗窃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的财产。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是家里最倒霉的人。她给伯爵太太倒茶，常常因此受一顿训斥，说她糖放多了；她为伯爵太太朗读小说，凡是作者的错误，都要怪她读错；她陪伯爵太太出去散步，遇到天气不好或道路不平，她也要负责。她有规定的薪资，却从来没有拿到那么多，然而伯爵太太对她的装束却很挑剔，要求她穿得和极少数有钱人一样好。在交际场所里，她是个极可怜的角色。大家都认识她，可谁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舞会上，只有舞伴不够的时候才轮得到她跳，每当夫人小姐们需要到梳妆室去理理衣装的时候，都要把她拉去帮忙。她懂得自爱，深深清楚自己的处境，总是注意着自己周围的人，迫切希望有人来解救她，可是那些青年人，为了维持浅薄的虚荣心，从不轻举妄动，并不对她表示垂怜，尽管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比他们死死缠住不放的那些厚颜无耻而又冷若冰霜的姑娘可爱一百倍。多少次她偷偷离开无聊而豪华的客厅，跑到她那简陋的房间里痛哭一场。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副裱着花纸的屏风，一个五斗橱，一面小镜子和一张油漆过的床，一枝脂油蜡烛在铜烛台上幽暗地燃烧着。

有一次——那是在这部小说开头所描写的那个晚上的两天以后，我们刚才谈到的那幕情景之前一个礼拜——有一次，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坐在窗下刺绣，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看见一个青年工兵军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注视着她的窗口。她低下头，重新做手中的针线活，过了五分钟，她又朝街上看了看，青年军官仍旧站在那儿。她一向不和过路的军官调情，便不再朝街上看，埋头绣了近两个钟头。吃中饭了，她站起来收拾绣架，无意中瞧了瞧街上，又看见那个军官。她感到这事很蹊跷。饭后她怀着有些不安的心情走到窗边，但那个军官已经不在，于是她把他忘记了……

大约过了两天，她和伯爵太太一起出门，刚登上马车，她又看到他了。他就站在大门口，竖起海龙皮领子，遮着脸，一双黑眼睛在帽檐底下闪闪发亮。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不知为什么觉得害怕，坐上马车，心里还在莫名其妙地怦怦跳着。回到家里，她走近窗口——那军官站在原来的地方，一双眼睛直盯着她。她从窗口走开，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老想着这个问题，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也使他激动不已。

从这个时候起，那青年人每天都在一定时间出现在她的窗下，从不间断。他们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默契。她一坐下来做针线，就觉得他在近旁，就抬起头看看他，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也一天比一天长久。为此青年人好像很感激她：她那少女的敏锐目光看到，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每一次他那苍白的脸颊马上红起来。过了一个礼拜，她对他微笑了一下……

当托木斯基请求伯爵太太允许他把朋友带来拜访她的时候，这可怜姑娘的心便怦怦跳起来了。但是当得知纳鲁莫夫不是工兵军官，而是近卫军骑兵的时候，她很后悔，因为她不慎提了这么个问题，把自己心头的秘密泄漏给轻浮的托木斯基了。

赫尔曼是个俄国化的德国人的儿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资产。赫尔曼坚信一个人必须保持独立，他连父亲遗产的利息也不敢动用，只靠薪俸过活，丝毫不敢放纵自己。不过他是个性格内向并且自尊心很强的人，伙伴们难得有机会嘲笑他的过分节俭。他怀着强烈的欲望和狂热的幻想，可是坚强的意志使他避免了一般青年人常常陷入的迷雾。譬如说，他嗜赌如命，却从来不打牌，因为他考虑到他的财产不允许他（正如他所说的）“为了非分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做赌注”——然而，他却整夜整夜地坐在牌桌旁边，狂热地注视着变化无常的牌局。

三张牌的奇闻使他强烈地幻想起来，他整夜都在想着这件事。次日傍晚，他在彼得堡边散步边想：“如果老伯爵太太肯向我透露这个秘密，或者告诉我这三张必胜的牌，那有多好啊！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到她那里去，做自我介绍，博得她的宠爱，或者做她的情人，但这需要一段时间，而她已经八十七岁了，也许再过一个礼拜，也许再过两天，她就会死去！……可这个奇闻本身呢？……是不是可信？……不！俭省、节制和勤快，这才是三张可靠的牌，只有这三

张牌才能使我的资产增加两倍，增加六倍，才能给我安宁和独立！”

他这样思忖着，不觉来到彼得堡一条主要大街的一座老式房屋前面。街上车水马龙，马车一辆接一辆向这个灯火辉煌的大门口驶去。从这些马车里时时露出妙龄美女的秀足、铿锵作响的长靴、带条纹的袜子和外交官的软底鞋。皮大衣和斗篷不时从傲慢的司阍身边闪过。赫尔曼停住脚步。

“这是谁家的公馆？”他问一个站在拐角上的岗警。

“是某某伯爵太太的公馆。”岗警回答。

赫尔曼浑身战栗起来。他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令人惊异的奇闻。他在公馆旁边踱来踱去，心里想着这座公馆的女主人和她那奇妙本事。他很晚才回到自己那简陋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眠，等到一睡着，便梦见纸牌、绿色桌子、一叠叠钞票和一堆堆金币。他押下一张张纸牌，一次次毫不犹豫地折着牌角，不断地赢钱，不断地把金币搂到自己面前，把钞票装入衣袋。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很迟，因为失去这虚幻的财富，他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上街去闲逛，又一次来到某某伯爵太太的公馆门前，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吸引到这个地方。他停住脚步，举目望着这座公馆的窗口。在一个窗口里，他看见一个黑头发的头，低垂着，大概在看书或工作。头稍微抬起来了。赫尔曼看见了一个艳丽的脸蛋和一对黑眼睛。这一刻决定了他的命运。

三

我的安琪儿，您每次给我写四页信，比我读起来还快。

——通信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刚刚脱下大衣和帽子，伯爵太太就派人来找她，又嘱咐准备马车。她们走出去乘车。就在两个下人把老夫人扶上马车送进车门里边的那一刻，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发现那个工兵军官在车轮旁边，他抓住她的手，她惊呆了，还没有回过神来，年轻人已经走掉了，她手里留下一封信。她把信藏在手套里，一路上昏昏沉沉，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伯爵太太有个习惯，坐在马车里不时要问点什么：她们碰到的是什么人？这座桥叫什么桥？那边招牌上写的是什么？这一回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总随口回

答，每一次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伯爵太太因而大为生气。

“你怎么啦，我的天！你是昏了头还是怎么的？你是没有听见我的话还是没有听懂？……荣耀归于上帝，我话还说得明白，也没有老糊涂！”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没听进她的话。一回到家里，她就奔进自己的房间，从手套里取出信来：信没有封口。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一封向她表白爱情的信，写得情意绵绵、彬彬有礼，都是一字不差的从德国小说里抄来的。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因为不懂德文，因此十分快活。

然而，这封信却使她坐立不安。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年轻男子建立秘密而亲近的关系。他这种大胆的行为使她害怕。她责备自己行为太不谨慎，不知道怎么办好：是不是别再坐在窗口，是不是应该不理睬他，冷淡他，让他以后别再追求下去？要不要给他写封信，要不要冷淡而斩钉截铁地回绝他？她没有好人好商量，她既没有小妹妹，也没有人好指导。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决定给他写一封回信。

她在写字台前面坐下，拿起笔和纸，沉思起来。她开了几次头，又把信撕了：一会儿感到语气太宽容，一会儿又感到太生硬。她终于写出几句话，自己感到还满意。她写道：“我相信您的心意是真诚的，并不想用轻率的举动来侮辱我，但我们的结识不应当采取这种方式。现将来信退回，并希望今后不至于让我怪您对我不尊重。”

次日，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看见赫尔曼走过来，便从绣架旁边站起来，走到大厅里，打开气窗，把信扔到街上，希望青年军官能迅速捡去。赫尔曼跑过来，捡起信，走进一家食品店。拆开信封，他看到自己的信和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的答复。这是他预料中的事，回家之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策划求爱的事来了。

三天后，一个年纪轻轻、眼睛灵活的女裁缝从时装店里给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送来一张纸条。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以为是来讨债的，忐忑不安地把纸条打开，但马上就认出赫尔曼的笔迹。

“亲爱的，您搞错了。”她说，“这张条子不是给我的。”

“不，确实是给您的！”那大胆的姑娘并不掩饰神秘的微笑，回答说，“请您看一看！”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把纸条迅速地看了一遍。赫尔曼要求和

她约会。

“不可能！”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赫尔曼竟迫不及待地提出这种要求，而且采用这种办法，这使她大为吃惊，“这张纸条真的不是写给我的！”说着她把信撕成了碎片。

“既然信不是写给您的，那您干吗把它撕掉？”女裁缝说，“我能够把它送还发信的人啊！”

“您请便，亲爱的！”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由于女裁缝点穿她的秘密，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以后再别给我送纸条来。请您对那个叫您送纸条的人说，他应该觉得羞耻……”

但是赫尔曼并不罢休。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每天都收到他通过各种办法送来的信。信的内容已经不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了。赫尔曼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了这些信，使用的语言都是他自己所特有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的坚定不移的愿望，倾吐了自己理不清的无法遏制的幻想。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已经不想把信退回去了：这些信使她陶醉。她开始给他写回信，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情意缠绵。有一天，她终于从窗口扔给他如下的一封信：

今天某国公使将举行舞会。伯爵太太将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要待到两点钟。现在您有机会和我单独见面了。伯爵太太一走，她的下人就会走开，门廊里只剩下一个看门人，但他通常也回自己的房间去。您能够在十一点半来，直接上楼梯。您如果在前厅里遇到人，就问伯爵太太在不在家。他们会告诉您不在——那就没有办法，您只好回去。可是您大概不会遇到任何人。使女们都一起待在她们的房间里。您穿过前厅往左拐，一直走到伯爵太太的卧室。在卧室的屏风后面，您会看见两扇小门：右边通书房，伯爵太太从来不到那里去，左边通走廊，那里有一座狭小的螺旋梯，上面就是我的房间。

赫尔曼浑身哆嗦得像一只老虎，焦急地等待着约定的时刻。晚上十点钟，他已经来到伯爵太太的公馆门前。天气坏极了：风呼呼地吼着，潮湿的雪一大片一大片飘落下来，街灯发出昏黄的光线，街上空荡荡的。驾着由一匹瘦马拉的的马车的车夫偶尔伸长脖子看看有没